

「哇！媽媽你不要離開我，我很害怕啊！」猶記得當我第一天踏進小學那道高高的校門開始，我聽到的就只有這些哭鬧不斷的聲音，在我耳邊快速的飛過。而我，則只有姊姊使勁的緊握着我的小手。我感受到她那熱烘烘的手傳來的溫暖，使我在這陌生的地方中得到那珍貴而稀有的安全感，亦得到那點點屬於我的慰藉。不知為何，那時年紀小小的我，懵懵懂懂的覺得我往後的生活，就只有姊姊和她那溫暖的雙手陪伴着我。在這挑戰不斷的世界擔當着我的守護者，成為我這輩子的依靠，永無止境的為我護航。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，小一入學的那段片段已成回憶，在我心中某一個角落裏小心翼翼的珍藏着。轉眼間，我已搖身一變成爲一個中五生了。其實在成長的過程中，我對沒有父母陪伴在側一事一直耿耿於懷，對他們的行蹤抱着滿腹疑問。還記得在小時候，每天的放學時間便是我感到最不快的時刻。看着身旁的同學一個又一個的撲向爸爸媽媽的懷裡撒嬌，我的心就有如被一根又一根的針狠狠的刺進胸膛裏，痛得喘不過氣來，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。這個謎團一直到我懂性時才解開，原來父母是因躲避高利貸而把我倆置之不理。當我聽後，心中的激動久久無法消退，一方面爲着父母的行爲感到無奈，一方面爲着姊姊對我的照顧感到萬分感激。想着想着，一道又一道的淚痕早已靜悄悄的掛在我的臉龐，混亂的思緒充斥着我的腦袋，心中的激動更不斷衝擊着我的心靈……

今天，我能專注在學業上，不用爲生計擔憂的局面，全都因爲姊姊的犧牲。姊姊在中三畢業後便毅然輟學，外出工作，肩負起照顧我這個重擔。她所賺到的錢雖然不多，但也能僅僅應付日常生活所需的開支。我倆也滿足於現狀，不敢有太多的奢求，畢竟平凡是福。

然而，上天卻要冷酷無情的把姊姊從我的身邊奪去。那天，我剛回到家便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，他們說姊姊在工作時突然暈倒，後來更昏迷了。掛線後，我的雙手震個不停，連校服也來不及換便奪門而出。那時，我的腦袋一片空白，只懂連奔帶跑的往醫院方向趕去，而緊隨其後的是強烈的不祥預感。

原來姊姊得了腦癌，最多只剩下一個多月的日子。忍了良久的淚水在此時早已奪眶而出，我只曉得坐在地上抱頭痛哭，質問上天爲何要殘忍至此，要狠下心腸的奪去這個與我相依爲命的親人？在姊姊臥病在床期間，我一直寸步不離。看見她日漸蒼白的面容、日漸消瘦的身軀、日漸步入死亡的階段，我的心真的很痛很痛，我多麼的希望能在病榻上受苦的人是我！哪怕只有一天也好。

老實說，在這段時間我從未看過姊姊流下一滴眼淚，是一滴也沒有！她每天都是笑面迎人，就連在痛苦的時候也竭力以最燦爛的笑容示人。姊姊說她希望我

只記得她高興時的樣子，給我留下美好的回憶。聽後，我的眼淚就有如山洪暴發般傾瀉下來，一發不可收拾。姊姊真的很傻，在此時此刻仍只顧為我著想，我多麼的希望她能多為自己打算，她這輩子吃的苦也太多了．．．．．

我抱的希望終究還是敵不過上天的安排。姊姊在兩個星期後的一個晚上無聲無息的離我而去，回到天父的懷裡。在那刻我卻反而哭不出來，我想這大概是人到了最傷心處的緣故。再者，我也不欲讓姊姊在天上看見我哭哭啼啼的樣子。這人世間有太多的傷悲、太多的離別、太多的不捨，我只希望她能安心的到天國。我也在心裏答應她會好好的活下去，活出生命的色彩，尋找屬於自己的一片天。

姊姊的離去雖然使我彷彿被割去一塊心頭肉似的，但我仍會勇敢的去面對。儘管我知道沒有人再為我遮風擋雨、沒有人再為我在嚴寒裏蓋被、沒有人在我失意時給我安慰。這漫漫長路彷彿只剩下我一人孤軍作戰，再沒有姊姊用溫暖的手緊握着我。但我相信姊姊不會離棄我，她會在天國守護着我的。

當我整理姊姊的遺物時，發現她房間裏的抽屜中有數十封寫給我的信，亦有一雙已編織好的手襪。細看之下，知道那些信是寫給將來的我。我紅着眼細閱她的一字一句，內裏全都包含着對我的關懷，以及那些耳熟能詳的叮囑。一股股的暖流迅間湧上我的心房，原先那哀傷的感覺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信中亦提及那雙手襪是姊姊她專程為我而造的，她知道我自小便手腳冰冷，因此是造來為我保暖的。可是，姊姊卻不知道她這個無心插柳的舉動會為我帶來多大的震撼和意義。這手襪的一針一線全都代表着姊姊對我的愛與關懷，這雙手襪會源源不絕的給我注入能量，默默的陪伴着我渡過人生一個又一個的寒冬，是我生命的泉源。

我知道這雙手襪永不會把我的手放下，它會牢牢的緊握着我的手，給我最大的鼓勵。此時此刻，我才驚覺姊姊是如此和我接近，它是我這輩子收過最具意義的一份禮物．．．．．姊姊永遠都在我的身旁。